

李运富◎主编
张素凤 何余华◎协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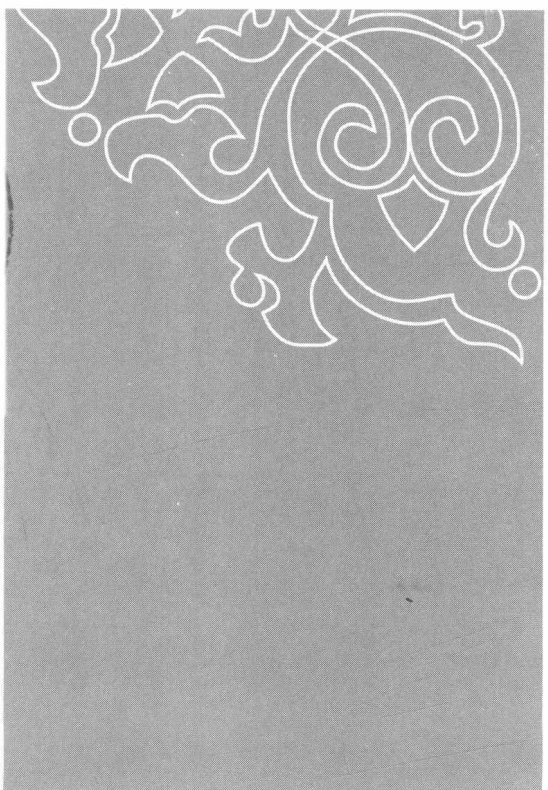
汉字职用研究· 使用现象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运富◎主编
张素凤 何余华◎协编



汉字职用研究· 使用现象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 / 李运富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987 - 0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字 - 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506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8.5
插 页 2
字 数 912 千字
定 价 1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古代的汉字研究称为“小学”，实际上相当于“语言文字学”，文字跟语言不分，皆为文献解读服务，内容非常广泛；20世纪初开始语言文字学脱离经学独立，语言与文字也明确区分，汉字学排除语言的“音义”后只剩下材料性的“形体”。我在跟随王宁先生学习汉字构形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汉字学范围或过宽或过窄的弊端，并努力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我们认为汉字学过宽过窄的主要原因是汉字的本体属性缺乏正确认识，所谓“汉字三要素”（形音义）、“汉字工具论”和“汉字文化学”都或多或少违背了汉字的本体研究原则，这不是说它们没有研究意义和价值，而是说据此难以建立科学的汉字学体系。汉字的本体属性是“符号”，关系属性是“泛文化”。就本体属性而言，作为符号的汉字应该在形体、结构和职用三个方面跟别的符号相区别，从而体现自己的特性。就关系属性而言，作为一个文化项的汉字，可以跟任何其他文化项发生关系，从而实现彼此之间的互证。如果以汉字作为研究对象，那其学科体系的范畴应该限定在形体、结构、职用三个本体属性上，描写和阐释本体属性时可以利用有关系的文化项（特别是语言项）来说明或证明，这是研究方法问题，不是研究范围和体系问题。把关系属性当作本体属性的话，任何学科都难以界定自己的范围和构建科学的体系。

如果认可汉字研究应该以本体属性为基本范畴，那汉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汉字的形体、结构和职用，这样的研究会自然显示汉字的形体系统、结构系统和职用系统。形体、结构、职用三个系统不是并列关系和层叠关系，而是处于不同视角的三个学术平面，可以形成共属一体的三个分支学科。这就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汉字学三个平面理论”，它是从汉字本体属性出发构建的新体系，很好地克服了传统文字学广而杂的非科学性，也有效解决了现代汉字学窄而单的单形体问题。

在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中，结构平面是研究得最充分的，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到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导论》^①，这个分支学科已经相当成熟；形体平面的研究也不少，蒋善国出版过《汉字形体学》^②，但汉字形体的研究多数时候跟结构混在一起，或者延伸到艺术角度，真正的形体系统研究还需继续努力；职用层面是研究得最薄弱的，不是说没有涉及，事实上汉字的职用是汉字存在的价值，谁也无法回避和忽视。从汉代开始，学者们已关注到用字问题，到宋代和清代，甚至有了一些专门谈用字现象的札记，但前人触及汉字的职用往往是以解读文献为目的的，并没有站在汉字本体的立场从学理上研究汉字的

①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② 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

职用规律和体系，因而“汉字职用”的研究尚处于无意识状态，谈不上“学”。“汉字职用学”的名称是王宁先生最先提出的（1994）^①，我们在王先生的启发下，从1996年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汉字职用问题，到2004年提出“三个平面理论”^②，2005年发表《汉字语用学论纲》^③，正式倡议建立“汉字职用学”（当时称“汉字语用学”），并在《汉字学新论》（2012）^④中首次给予汉字职用独立的地位。我们先后从多个角度展开对汉字职用的调查研究，并给研究生讲授“汉字职用学”，指导研究生撰写系列汉字职用方面的学位论文，同时在不同场合宣讲我们的“汉字本体三属性”“汉字研究三平面”以及“汉字职用学”思想，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我们高兴地看到，十多年来，文字学界出现了大批与“汉字三平面理论”相关，特别是与“汉字职用学”相关的应用成果，研究字词关系和文献用字现象已经蔚然成为时尚。我们的一些同道，如黄德宽先生、陈斯鹏先生等也在字用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和研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必要也有基础写出一部概论性的《汉字职用学》了，下面就是我们拟定的《汉字职用学》框架：

汉字职用学（提纲）

第一章 汉字职用学的提出

第一节 汉字的三维属性

第二节 汉字学研究的三个平面

第三节 汉字职用学的任务

第四节 汉字职用学与训诂学的关系

第五节 汉字职用学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第二章 汉字的“职”与“用”

第一节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第二节 汉字的本职与兼职

第三节 汉字的借用与误用

第四节 一字多职与多字同用

第五节 汉字职用的考察角度

第三章 汉字职用考察的材料

第一节 语料与字料

第二节 字典词书的利用与局限

第三节 原始文本与后出文本

第四节 文献的同时代文本

第五节 各种材料的综合利用

① 王宁：《〈说文解字〉与汉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② 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传统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李运富作“汉字学研究的三个平面”的学术报告，第一次使用了“三个平面”的说法。

③ 李运富：《汉字语用学论纲》，载《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年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四章 字符职能考察

第一节 字符职能的考察方法

第二节 单字构意本职的确定

第三节 单字职能的扩展

第四节 单字职能的减缩

第五节 单字职能变化总图

第五章 语符用字考察

第一节 语符用字的考察方法

第二节 一语符仅用一字

第三节 一语符可用多字

第四节 语符用字变化的历史

第五节 语符用字变化的原因

第六章 字组的职用调整

第一节 字符职用的转移

第二节 字符职用的兼并

第三节 字符的孳乳与职用的调整

第四节 字符的行废与职用的调整

第五节 职用调整的原因

第七章 文本用字考察

第一节 文本用字的考察方法

第二节 文本的字位与字频考察

第三节 文本单字的职能考察

第四节 文本语符的用字考察

第五节 文本用字现象讨论

第八章 汉字职用的系统比较

第一节 比较的目的与方法

第二节 同时职用比较（不同文本、地域、集团、行业的用字）

第三节 异时职用比较（同书异版、不同时代的字符与用字）

第四节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用字比较

第五节 用字的变化规律及其成因

第九章 汉字的超语符职用

第一节 史前文字的图载职能

第二节 利用汉字笔画表意

第三节 利用汉字构件表意

第四节 利用汉字外形表意

第五节 改变正常形体表意

第六节 汉字的艺术魅力

第十章 汉字职用的规范

- 第一节 汉字职用的理据性与社会性
- 第二节 汉字职用的现实调查
- 第三节 汉字职用的刚性规范
- 第四节 汉字职用的柔性规范
- 第五节 汉字职用规范的时代性

这个框架基本上反映了“汉字职用学”的内容，也体现了我们对汉字职用研究的一些看法，如果完整地拿出来，既是对此前研究汉字职用实践的总结，也会对目前正在兴起的汉字职用研究热潮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我们已经有了讲义性的简单初稿，但作为理论专著增补加工，写起来并不轻松，经常为一种现象的表述或一个问题的解释是否妥当、一个小标题的拟定或一段论述的摆布是否合理而犹豫不决，费心斟酌。眼下我们更紧迫的任务是要按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重点项目和一个重大项目，所以实际上很难保证有充足时间让我们来慢慢打磨《汉字职用学》，如果把尚不成熟的想法包装成理论专著出版，心中难免不安，甚至抱憾终生。在这种窘迫矛盾的情况下，想起古人在正式推出某种学术专著之前，往往会先行发表某种资料性的“长编”，一则展示前期工作成果，二则征求学界意见建议。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十多年来研究汉字职用的一些论文和有关材料汇集起来先行出版，它们大致能够反映我们这些年来对汉字属性、汉字研究三个平面和汉字职用学的认识和探索过程，同时也是我们撰写《汉字职用学》理论专著的主要依据。于是，我们编辑了这套《汉字职用研究》论文集。

论文集的内容大致分三个方面，一是有关汉字职用的理论性认识和讨论，涉及汉字三平面理论、汉字发展理论、汉字职用理论、字词关系与字际关系论述，以及对前人有关汉字职用认识的研究等；二是对汉字三平面理论、汉字职用学理论的评述，以及学界对这些理论的有意识应用（限于篇幅，只收部分论文，不收应用了这些理论的专著、硕博士论文和没有明引的论文）；三是对汉字职用情况的实际考察，包括字符职能的考察、语符用字的考察以及用字的比较考察。前两个方面的内容比较杂，不全是讨论汉字职用本身，但都与汉字职用相关，如“汉字三平面理论”是汉字职用研究的理论背景，没有“三平面说”，就没有汉字职用的地位；又如“古今字”反映了不同时代用字的差异，“异体字”“通假字”等反映了多字同用的现象，所以都具有汉字职用学方面的价值。我们根据以上内容的篇幅和主题，将第一、第二方面编为一册，命名为《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第三方面编为一册，命名为《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

编入集子中的文章，除评述和应用性质的外，都是我本人或由我指导学生撰写的（绝大多数跟学位论文相关），所以思想和方法大体一致，体现出团队学术意识。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公开发表过的（集中注明原刊出处），编入时如有修改则加说明；也有一些是未刊稿，或刚写出还来不及发表，或是从相关硕博士论文中节选和改写，也有出于文集专题需要而临时增写的。选自硕博士论文的，大都限定字数由原作者改写；一时无法联系到的，则委托专人改写，改写者共同署名。未刊稿虽然署了原作者姓名，但并非原作者主动投稿，也许还有单位不承认这样的论文成果，那么原作者可能因为本集的收录而无法获得论文发表的利益。这套论文集实际上也确实与一般的论文集不同，它是围绕“汉字职用

研究”这个主题而进行的专题性研究资料汇编，无论已刊稿还是未刊稿，都应该属于编辑成果。因此我们特别声明，编入本集的未刊论文只是编者对有关资料的收集，不算作者投稿的正式公开发表，原作者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刊布自己的成果（不应算一稿两投），以享受作者应得的权益。另外，本集评述和应用性质的文章意在部分反映“汉字三平面理论”和“汉字职用学”的影响和价值，其中的具体内容并不代表本书编者的观点，有关学术创获和文责也由原作者享受和承担。

集中收编的文章虽然大体上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但成于众手，跨时漫长，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在所难免。就我本人的文章而言，由于认识不断变化，思路常有调整，加上写作目的、读者对象、发表场合的不同，某些文章之间也可能存在内容重复、观点参差、表述不一的情况。还有少数几篇原已收入过《汉字汉语论稿》（2008），这次因专题需要再次收入本集，特此说明。本集文章的编排大致按照主题和内容，也适当照顾发表时间的先后；为了节省篇幅，原文发表时的中英文内容提要、关键词和作者简介等都予以删除；根据出版社的规范要求，不管原文发表时是用繁体还是用简体，本集收录时全都转换为简体，涉及字形分析和字际关系说解的字，如转换为简体有可能说不清楚或引起误解，则仍保留繁体或隶古定形体。文集作者众多，稿件浩繁，既要编，又要增，还要删改，加工表述，统一格式，直至校对出版，工作量特别大，个人精力有限，故请何余华、张素凤协助，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总之，这个论文集是为《汉字职用学》所做的材料准备，也是《汉字职用学》主要思想和方法的提前展示，杂集草创，参差不齐，唯虑无拘小节，总观大局，或有一二可取焉；亦望学界批沙去泥，点石成金，共铸“汉字职用学”之辉煌。

李运富

2016年5月8日

目 录

论汉字职用的考察与描写	李运富 (1)
-------------------	---------

字符职能考察

“两”字职用演变研究	李运富 何余华 (15)
“内”字职能及相关字词研究	时玲玲 (36)
“取”字职用研究	姜雯洁 (56)
试论“自”字从古至今记录职能的演变	李 娟 (80)
“北”字职用演变研究	陈安琪 (86)
“的”字职用演变研究	孙 倩 (101)
《说文解字》部首中头部字的职能演变考察	王旭燕 张素凤 (113)
现代常用汉字职能属性考察	温 敏 (151)
清末元素用字同形异用考察	牛 振 (168)
《郭店楚墓竹简》中一形数用现象分析	张素凤 (177)
清华简《系年》中的文字分工现象	徐多懿 (186)

语符用字考察

地积单位 {亩} 的历时用字考察	何余华 (199)
船只单位 {艘} 的历时用字考察	何余华 (217)
数词 {三} 的用字演变研究	武媛媛 (228)
数词 {七} 的历时用字考察	陈安琪 (249)
动词 {得} 的历时用字考察	孙 倩 (263)
清末外来元素词音译用字考察	牛 振 (274)
现代政区地名非常用字整理研究	赵莲峰 牛 振 (283)
《说文解字注》古今字的行废关系研究	刘 琳 (298)
《集韵》古文研究	刘珊珊 (305)
汉语量词用字特点论析	何余华 (327)
汉语词历时用字演变动因刍议 ——以常用量词为例	何余华 (336)

文本用字考察

- 论包山楚简中的字用现象 刘 畅 (347)
- 中山王错方壶和鼎铭文字用研究 张素凤 (352)
- 出土春秋文字中字词对应情况的测查与分析 吴国升 (363)
- 阮刻本《论语》字词关系研究 喻英贤 温 敏 (375)
- 民国《申报》异形同用字研究 刘 琼 (392)
- 宋代碑刻楷书异体字研究 张长弘 徐多懿 (410)
- 郭店楚墓竹简异体字研究 王 丽 (422)
- 郭店楚简借字研究 张素凤 (438)
- 《诗经》及其注解文献中草字部假借字研究 张道升 张 捷 (447)
- 内蒙古集宁区公共场所用字情况调查研究 李秀林 蒋志远 (455)
- 帛书《周易》字用研究述评 张 喆 (463)

用字比较考察

- 秦楚玺印文献用字比较 肖晓晖 (473)
- 《老子》简本与帛书乙本异文用字比较研究 赵菁华 吴吉煌 (488)
- 定州汉墓简本《论语》与传世《论语》异文研究 叶峻荣 (503)
- 《易经》出土本及今本用字比较研究 张 喆 (518)
- 景祐本《史记》《汉书》用字异文研究 李 娟 (527)
- 两种出土《缁衣》篇与传世《缁衣》篇用字比较 张素凤 (539)
- 太平天国文献特殊用字研究 韦良玉 (547)
- 宋代碑刻字书未收字研究 于笑妍 韩 琳 (561)
- 传世文献的改字及其考证 李运富 李 娟 (573)
- 《史记》三家注“一作”研究 李 娟 (587)
- 由清华简三篇论《逸周书》在后世的改动 黄甜甜 (596)

论汉字职用的考察与描写

李运富

汉字职用学要以全面考察汉字的“职能”演变和汉字的“使用”现象为基础来建立。汉字的“职能”是指汉字本身所具有的表示各种信息和情感的能力，如汉字可以通过构造理据表达相关的事物或记录语言的某个单位，也可以通过外形来显示某些信息和意图。汉字的“使用”是指用字者根据表达需要把汉字当作符号来加以利用的行为，有的使用跟汉字的构造目的一致，是为“本用”；有的使用不能直接体现汉字的构意但跟构意相关，是为“兼用”；有的使用不是从汉字构造出发，而是利用汉字已有的音义功能来表达另一同音（依声托事）或同义（同义换读）的对象，是为“借用”；如果仅仅利用汉字的外形或全字中的部分形体表示某些特定含义，则为“偏用”。“偏用”往往是超语符的，不跟语符单位的具体音义对应^①。

汉字的“职能”和“使用”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述的，实际上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的职能是构造汉字时赋予的，有的职能是在使用中产生的。我们在不加区别的时候统称为“职用”。汉字的职用情况很复杂，考察与描写需要真实有效的材料、关系清晰的术语、合适可行的视角和丰富实用的内容。

一 汉字职用的考察材料

要考察汉字的职用，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我们看到的汉字材料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文献文本中的使用文字；二是字典辞书中的贮存文字；三是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文字。考察职用的主要材料当然是第一种。第二种虽然收集排列了个体字符的某些职用项别，但它属于第二手材料，可能存在集项不全、来源不明、解释不准、字形讹变、书证错误等问题，因此应该谨慎利用，最好有文献实例用来验证。第三种也能体现汉字的某种职用，如艺术欣赏价值和偏用修辞效果等，但属于特殊领域，范围有限，不是汉字职用学考察的主要对象。所以下面主要谈文献文本中的文字材料。

文献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具体呈现则是一个个文本。文本可以从文字形成的角度分为手写本和铸刻本等，也可以从载体的角度分为甲骨本、铜器本、简本、帛本、石碑本、纸本等，还可以从时代的角度分为唐写本、宋刊本等。广义地说，文字的所有载体形式都可以称为文本，包括青铜器、玺印、砖瓦等。称文献的时候，着重于内容，提供的是语料；称文本的时候，着重于文字，提供的是字料。字料跟语料不同，语料反映的是话语，只要

^① 李运富、何余华：《论汉字的超语符功能》（英文），韩国《世界汉字通报》（创刊号）2015年10月版。

话语的结构和意义不变，用字可以不同；字料反映的是文字现象，要求记录语言的文字保持原形原貌。^① 现在研究语言的历史，有许多的语料库可供利用；而研究汉字的使用历史，却缺乏保持了原形原貌的字料库。有的所谓“字料库”只是单字形体的集合，脱离了使用环境，那也是不能用来考察职用的。所以我们考察文字职用情况，目前条件下只能利用书写时代明确的文本。

关于文献材料，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中有“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的说法：

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不过即使不是这样严格地考虑，粗略地说，比如宋人著作的宋刊本，姑且看作同时资料也可以。语言的大变动大约是和朝代的更迭一起产生的，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是同一朝代之内，某种资料外形即使比内容产生得晚，两者的差距也不会太大的。

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内容产生得晚的那些资料，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但根据对同时资料的不严格的规定，后时资料的内容和外形间有无朝代的差异就很重要。比如唐人集子宋刊本就是后时资料。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它们尤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②

太田先生是就语言研究而言的，注重的是文献内容的时代性和真实性，利用“后时资料”的目的仍然在研究文献内容所代表的时代的语言现象，而不是文献形式（文字）产生时代的语言现象。但就文字研究而言，文献内容的时代性并不是很重要，文字书写使用的时代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文献的文字形式形成的时代明确，无论是“同时资料”还是“后时资料”，都可以用来研究文字形成时代的职用现象，即利用“同时资料”可以研究文献内容形成时代（当然也是文字形式形成时代）的用字现象，而利用“后时资料”也可以研究“后时”（文本形成时代）的用字现象。因为研究汉字职用主要看字符跟语符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字符跟文章的关系，所以不受文献内容的局限。比如《老子》这部文献，假设其成书在战国时期，那郭店楚简中的简本《老子》可以看作“同时资料”，根据郭店简本可以研究战国时期的语言现象和用字现象；后来又有西汉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当然属于“后时资料”，它不能据以研究西汉的语言现象，却可以用来研究西汉的用字现象；同理，现代的简化字版本《老子》当然不代表现代的语言，但也可以用来研究现代的用字。因此对汉字职用研究来说，文献内容的时代性虽然可能对后时文献的用字产生影响，但考察文献内容的语言时代跟考察文字的使用时代并不是一回事，要区别对待。考察文字的职用当以文字的书写使用时代为准，而不以文献内容的形成时代为据。事实上，即使“同时资料”对“后时资料”产生影响，本质上仍然是原始文本或前代文本在用字上的影响，而不是文献内容的影响。

① 李国英、周晓文：《字料库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375页。

如此来说，汉字职用研究在材料上主要关注文本。通过原始文本和后出文本（抄本、翻刻和重版等）及其相互关系，来研究不同个体文本、不同时代文本、不同地域文本的文字职用情况及其演变关系。所以考察和研究汉字职用应该具有版本学知识。

如果某种文献只有后出文本流传，而我们却希望研究该文献产生时原始文本的用字面貌，并考证流传文本和后出文本中的改字现象，那最有效的材料不是该文献的内容，也不是该文献的后出文本，而是跟该文献产生同时代的其他文献的同时文本。例如西汉形成的文献《史记》已经见不到“原始文本”，那如果要考察《史记》原文的用字情况，就应该借助西汉时期形成的各种文本，如西汉的简帛文本、碑刻文本、青铜文本、玺印文本等，这些文本可以是“同时资料”（文献内容是西汉产生的），也可以是“后时资料”（文献内容是秦代以前的），只要文本的书写时代是西汉（如先秦文献的西汉抄本等），就是有效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考证西汉时代的已有字符和用字习惯，从而判断《史记》后时文本中不合西汉文字情况的用字，以求尽量恢复《史记》原本的用字面貌。当然，《史记》的后时资料，以及跟《史记》文献同时的其他文献的后时资料并非毫无用处，通过后时资料中用字现象的大数据统计，也可以发现原文献时代的用字习惯，从而帮助判断原文献的用字真伪。

在考证文献的原始文本用字和后出文本改字情况时，古代的某些文献注释材料也是可以利用的。因为原文献的用字一经注释家选为注释对象而出注，就相当于加了一层保鲜膜，通常能体现用字的原貌。例如今本《史记》：“岂学此畜夫諛諛利口捷给哉。”我们判断其中的“諛諛”原本应该是“喋喋”，根据就主要是古人的注释。因为南朝刘宋时的裴骈在给《史记》作集解时引用了晋朝晋灼《汉书音义》中的“喋，音牒”，说明他所见到的《史记》文本用字是“喋”而非现在所见的“諛”，否则他不会引用晋灼的这条注音。而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早已改成了“諛”字，因为司马贞的注释说：“《汉书》作‘喋喋’。喋喋，多言也。”这说明司马贞见到的《史记》文本已经是改用“諛”字了，否则他没有必要拿《汉书》作异文出注。

二 汉字职用描写的用语

时代明确的文本字样是考察汉字职用的基础材料，从基础材料中归纳离析出字符单位和语符单位，并建立相关的一套术语，实际的职用情况才能清晰地描写出来。

（一）字符单位

文本中自然呈现的是一个定形的“字样”，将构形属性相同的字样归并到一起，就形成字符的基本单位“字位”。如果字样之间具有构形属性的差异（包括构件类型、构件数量、构件分布、构件功能、构件关系、构件变异等），就区分为不同的字位。如“户”“戶”“戶”虽然外形不同，但构形属性相同，应该归纳为同一个字位；而“戶”与“門”构形属性不同，就应该区别为两个字位。同一个字位内部具有不同形体时，可以根据某种原则任选其一作为这个字位的“基形”，其余则称为这个字位的“变形”。如“户”作为基形的话，则“戶”“戶”可称变形。不同的字位如果构形指向的表达功能基

本相同，就可能形成更大的字符单位，即“字种”。一个字种可以有多个字位，也可以只有一个字位。如“衣”作为字种，从古到今虽然有许多变形，但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字位；而“裤”这个字种，则有“裤”“袴”“袴”等多个字位。同一个字种具有多个字位时，多个字位之间可以互称“异构字”，也可以根据某种原则任选其一作为这个字种的“代表字”，其余则称为这个代表字的“异构字”。如“裤”“袴”“袴”是一组异构字，而假定“裤”为代表字的话，则“袴”“袴”为“裤”的异构字。

（二）语符单位

文本的表面是字符，而字符的背后是语符。语符的基本单位有“词音”“词项”“词位”“词族”。“词音”是某个词中的特定音节（不等于泛音节），词音带有某项意义时就成为“词项”，意义上具有关联的若干词项构成“词位”，源自同一词位而发生音变或形变的亲缘词位形成“词族”。如“斯大林”的{斯₀}（{ }表示语符单位，0表示无义）是特定词里一个没有意义的音节；《诗·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的{斯₁}是表示劈砍义的词项；而词项{斯₁}（劈砍）、{斯₂}（分散）、{斯₃}（离开）（1、2、3表示义项）等属于同一词位{斯}；由词位{斯}派生出{撕}{嘶}{澌}等新词位，则形成一个词族{斯+}（+表示派生）。词族不是汉字职用考察的直接对象，只用来说明词位关系。通常讲的某“词”在没有区分需要的情况下既可以指词项，也可以指词位，但不能指称词族和词音。

（三）字符与语符的关系

文本的字符记录着承载内容的语符。如果某字符是为某语符专门构造的（形体与语符的音义密切相关），则该字符就是该语符的“本字”，该语符就是该字符的“本词”，用本字（包括变形和异构）记录本词（同一词位中跟字符形体密切相关的词项）的用法称为“本用”。用本词的本字记录同一词位的其他相关词项以及分化为不同词位的派生词项的用法叫作“兼用”，用甲词的本字去记录没有意义关联的乙词的用法叫作“借用”，甲词的本字相对于乙词而言叫作“借字”。

如果以“字位”作基本考察单位，以“词音”和“词项”作基本语符单位。那字符与语符可能构成如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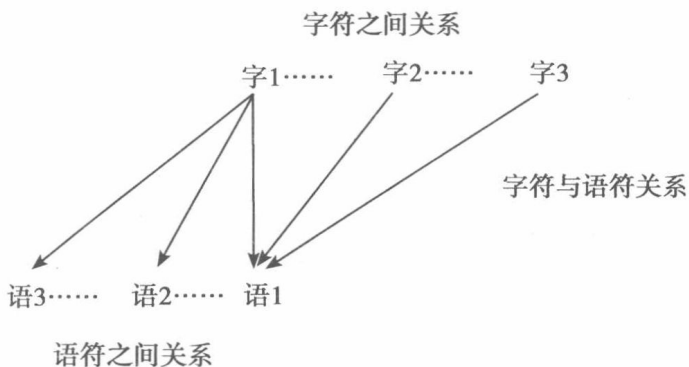


图1 字符语符关系示意图

当一个字符对应一个语符时，那可能是“1字位（1字种）—1词音”，如“噪—{噪₀}”；也可能是“1字位（1字种）—1词项（词位）”，如“郑—{郑}（地名）”。如果考察的文本材料充足，这种单一对应的情况是很少的。

当多个字符对应一个语符（词音或词项）时，那多个字符之间的关系可能是：

本用—本用。即记录同一语符的字都是这个语符的本字，包括“异构字”和“古本字—重造本字”。“古本字”和“重造本字”也是异构关系，只是具有明显的时间先后和字形孳乳关系，如“云、雲—{云彩}”“戊、钺—{钺斧}”“莫、暮—{暮晚}”等。

本用—借用。即记录同一语符的几个字位，有的是这个语符的本字，有的是这个语符的借字。包括“本字—通假字”和“假借字—后起本字”。前者如“伸、信—{伸展}”，后者如“采、彩—{彩色}”。

借用—借用。即记录同一语符的字都是这个语符的借字。包括“假借字—假借字”和“通假字—通假字”。前者如“女、汝—{汝}（你）”“斯、史—{斯₀}（斯坦福）”；后者如“裁、财、纒—{才}”。

当一个字符对应多个语符（词音或词项）时，那多个语符之间的关系可能有：

无意义关系的同音（音近）语符（词音或词项），如“史—{历史} {史丹福}”“信—{信任} {伸展}”。

有引申关系的同位语符（词位），如“节—{竹节} {关节} {节气} {节操} {节制} {节约} {调节}”。

音义皆有关系的同源语符（词族），如“斯—{撕} {嘶} {澌} {廝}”等。

采用上述名称术语及关系类型，庶几能将文本中实际存在的字符和语符的各种复杂现象描写清楚。

三 汉字职用的考察视角与基本内容

汉字数以万计，汉字的使用历史悠久，异时异地变化多端，要一下子呈现所有汉字的职用情况是不可能的。有效的办法是化整为零，从个体、类别、局部入手，积累材料，汇聚现象，总结规律，比较异同，最后才能获得汉字使用的总体面貌和贯通历史。就个体的考察而言，大致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字位出发，考察某个字位自产生以后记录职能和表达使用的变化情况；二是从词位出发，考察某个词位产生以后使用过哪些字来记录它。以这两个视角的个体考察为基础，就可以将所有文本材料根据需要按人、按时、按地、按题材等分类进行局部考察和描写。

（一）字符的职能考察

我们以字位作为字符职能的基本考察单位。一个字位的产生，必然具有某种表达职能。在记录语言的前提下，初生的字位只跟某个语符单位对应，或是某个音节，或是某个词位。如果某个词位具有多个词项，那初生的字位通常也只跟其中的一个词项（偶尔也有两个词项的）对应。考证初生字位对应的语符单位（跟形体密切相关的词项）；就是考证字位的本用，这是字符职能考察的起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字符本用

的考证要以字形的构意分析和文本的实际职能为依据。

确定字符的本用职能以后，得考察该字符的职能变化情况。一个字符永远只对应一个语符（音节或词项）的情况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字符的职能都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变化的情况通常有三种，一是职能增多（扩展），二是职能减少（减缩），三是时增时减反复交错。这是就特定的某个字符而言。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相关字符，则还有职能转移和职能兼并的情况。

职能增多的途径不外乎兼用和借用。一个字符本用时通常只对应一个语符单位，但语符单位是不封闭的，随时都在滋生变化，而字符不可能毫无节制地新生，所以利用已有的字符扩展其职用就成为解决字符记录语符矛盾的有效手段。当字符突破本用局限，兼用记录引申词项及派生词位，或借用记录同音词位时，该字符的实用职能就增多了。

字符职能的不断增多，可能影响文本表达的清晰度，于是字符职能在增加的前提下也有减少的情况。除了被记语符单位的自然死亡外，减少特定字符职能的手段主要是把某项职能分工或转移给别的字符承担，如同字种的不同字位各自分担某种职能、改变原字形产生新字位或重新另造字位分担原字符的某项职能，从而使原字符的记录职能得以减少。

字符职能的增减往往涉及别的字符。例如一个字符增加了职能，那这增加的职能所对应的语符单位是新产生的，还是原来就有的？如果是原来就有的，那原来是由哪个字符记录的，原来的这个字符跟换用的现在的字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换用？如果是新产生的，那它跟这个字符原来记录的语符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还可以用这个字符记录而不产生新的字符？又如一个字符减少了职能，那这减少的职能是因为所记录的语符死亡了，还是把职能转移给别的字符了？如果是转移给了别的字符，那这别的字符跟原字符是什么关系，别的字符接受转移来的新职能后，原职能有无变化，是否引起连锁反应（互换职能或多位传递）？凡此等等，在进行字符职能考察时都是应该详细描写和逐项解释的。

最后，我们希望能用一个总表直观地全面反映每个被考察字符的职能演变情况。例如“两”字职用情况一览表^①。

表1 “两”字职用情况一览表

用字 (相关字)	记录 词项	义值	词项 关系	使用 属性	字际 关系	使用时代											
						殷商	西周			战国	秦汉	魏晋	唐宋	元明	清	现代	
							早	中	晚								
两	{两 ₁ }	马二匹	本词	本用			+	+									
两	{两 ₂ }	车一辆	由1引申	兼用	源本字		+	+	+	+	+						
(辆)				本用	分化本字							+	+	+	+	+	

^① 李运富、何余华：《“两”字职用演变研究》，载《励耘语言学刊》2014年第2辑，学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续表

用字 (相关 字)	记录 词项	义值	词项 关系	使用 属性	字际 关系	使用时代										
						殷商	西周			战国	秦汉	魏晋	唐宋	元明	清	现代
							早	中	晚							
两	{两 ₃ }	军队 编制 单位	由2 引申	兼用			+	+	+							
两	{两 ₄ }	数词 二	由1 引申	兼用					+	+	+	+	+	+	+	+
以下略																

注：表中的“+”号表示该时代使用了该字，加粗则表示为主用功能。

(二) 语符的用字考察

语符的考察单位可以是“词音”，也可以是“词（词项或词位）”。如“斯大林”的{斯}用过哪些字、“葡萄”的{葡}用过哪些字，属于词音用字的考察；“吃饭”的{吃}用过哪些字、“饮食”的{饮}用过哪些字属于词用字的考察。

语符用字考察的第一步是确定词或词音的产生时代及最初用字。最初用字可能是这个语符的专造本字，也可能是原有字的借用（借字）。

一个语符单位从产生开始，一直使用同一个字符的情况很少，往往都先后使用过多个字符。在确定语符的最初用字后，还需要把该语符在历史上用过的所有字符都考辨出来。进而分析每个字的来源和彼此之间的属性关系，说明为什么同一个语符可以用不同的字符来记录，解释每次历时替换用字的原因。如果同一语符共时使用了不同字符，也需说明这些不同字符之间的关系。除了说明历时用字和共时用字的各种关系，还得测查不同字符的历时分布和共时分布情况，用数据频率反映谁是主用字、谁是陪用字、谁是偶用字等。不同的字符记录同一个语符，表达功能是不是完全相等，有没有选择用字的主观心理和特殊用意，这些也是需要注意考察的。例如所谓“异体字”通常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互换”，但理论上讲，如果异体字的使用功能真的完全相同，就没有同时存在的价值。可历史上所谓“异体字”却是大量地长期地共时存在着，而且许多异体字是明知有别的字而特意另造出来的，这些“异体字”在古代文献中能否被统一规范，古籍整理时全部替换为当代通行字，这样做也许会丢失古人选择用字时的某些语用信息。其实“异体字”的价值在“同用”而不在“异体”，书面上的“异体字”相当于语言中的“同义词”，同义词可供选用，异体字也是可供选用的。之所以要选，就说明同中有异。那么考察同一语符的不同用字，留意其功能之异就是理所应当的。

最后，我们也希望能用一个图表直观地展现某个语符单位的全部用字情况，例如数词{三}的用字情况如下^①：

^① 表节选自武媛媛《数词{三}的用字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